

春天您好
李陶 摄

散文新作

扎根的乡愁

□李星涛

久居城里，有时难免要怀念故乡的。每当这种情感激荡潮涌时，故乡村口的那棵大皂角树就会呼啸着飞过来，巍然地站在我的面前，并伸出它疏朗的枝叶，一遍又一遍地安抚着我。于是，我的乡愁就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化成了它那稠密的叶片和诱人的果实，于风中“哗哗”地吟唱起来。

“不栽皂角树，村里无人住。”村口的大皂角树就是随着这句谚语来到故乡安家落户的。它长在村东口一丘土台上，既不属于张家，也不属于李家。它属于全村人的，尤其是属于我们做孩子的。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棵树上玩大的。

大皂角树的树干很粗，要三个成年人伸手合围，才能抱得过来。身上树纹宛如沟壑，纵向排列，灰褐色的躯干经年被虫蛀蚀，便形成了一个个窟穴，宛若一只只眼睛，幽幽地看过来。皂角树离地面两米高处，分别向东西分出两根枝干，呈倒八字形，弯曲着向上蓬勃伸展，仿佛巨鹰展开的两只雄壮的翅膀。外出的人回家，路上走累了，只要远远地看到这棵大皂角树，立刻就会来了精神，像是马上到家了一样。

平常的日子里，人们常在大皂角树下聚会，或聊东庄奇闻、西庄趣事，或说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皂角树下俨然成了他们的“信息交流平台”。日子久了，皂角树下，便多了七八块石头，四五

个树墩，谁先到谁坐。晌午时分，谁家饭做好了，母亲总会对孩子说：“到大皂角树下，把你爸喊回家吃饭！”

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做孩子的常围住皂角树下的烟袋爷爷，求他为我们讲聊斋故事。烟袋爷爷讲故事很会渲染，讲到鬼怪驾云来临时，常会放慢语速，故意停留片刻，让皂角树叶的“沙沙”声也渗透进故事中来，制造出恐怖的气氛。我们虽然怕得头皮发麻，发梢直竖，却又忍不住猎奇，纷纷催促着烟袋爷爷，赶快往下讲。

皂角树的树叶长得很美，整片叶子就像一根羽毛。皂角树上有刺，长针形，刺尖呈麦黄色，有槐树刺两倍长。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枝干上，如同刺猬身上的针毛。皂荚的刺还能够产生分枝，每个分枝又会长出一枚枚利刺，看起来一堆堆的，恰似古战场上摆设的鹿角丫杈。

阳春三月，皂角树开花了。米黄色的小花朵，娇娇滴滴，密密匝匝，弥漫着清浅的芳香。花瓣一落，花蕊里便立马生出一钩碧玉似的皂角荚。小皂角荚见风长，不出十天即长成一弯嫩绿的“小镰刀”。不久，小镰刀肚子鼓起来了，里面的果实，颜色碧青，颗粒椭圆，形如扁豆。皮和果肉之间，包裹有两瓣肥厚的筋皮，质地洁白，几乎透明。剥出来一嚼，肉筋筋的，韧性十足，且散发着木本植物特有的清香。

中秋时节，皂角荚挂满了枝头。一簇簇，一串串，煞是喜人。我们玩泥巴弄脏了衣服，不敢回家，便会爬上树，摘下几个皂荚，剥开来，连豆带荚在水里搓搓，便会搓出皂沫来。用来洗衣服，方便快捷，洗过的衣衫还会留下皂角叶儿的清香呢。大娘婶子们也常把剥开的皂荚裹在衣服里，于河边的石板上用木棒捶打，白色的皂沫便顺着河水流淌下去。清幽的香味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深秋，皂角荚逐渐变黄、变干，干硬地吊挂在枝桠上。一阵风吹过来，一树都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如无数的风铃在吟唱，又像武士战刀在挥舞，带着几丝英武，暗含有秋风的杀气。这时候，皂角树的叶子也变得赤红，有些僵硬，即便有风吹来，也不像春天那样飞舞，而是只保持着固定的姿态，来回振动片刻，便静默下来。

皂角树属于长得慢的树木，它的年轮和枣树、槐树的年轮相像，都是一圈挨着一圈，就像是圆规画出的那么匀称。皂角树纵向剖开的木板上，还可看出年轮上抛出的紫红弧线，宛如早晨太阳刚冒出的弯红眉。做木活的父亲喜欢用枣树做边框，皂角树做膛子，槐树做腿子，做出一张张大桌子，作为前庄后邻女人的嫁妆，或者儿子结婚的礼物。大桌做好以后，刷上三遍桐油，再用细砂纸打磨几遍，便油光闪亮，四平八稳。枣树的边框，固若金汤，叩之，有紫

铜的声韵。皂角树的膛子，清香扑鼻，暗红的颜色，一片吉祥如意。槐树的腿子，四根擎天铁柱，任一位彪形壮汉左右摇撼，竟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家里来了贵客，大桌子被当门摆开，那场面是多么古朴，传统，典雅，排场。

现在想来，小时候并不是每一次攀上皂角树，我们都是想要采摘到皂角荚的，有时候，我们一个个“哧溜哧溜”地攀上树，并没有什么目的，而是只像果子一样结在皂角树的枝桠间。看到远处飞翔的鸟被吸进绿荫，我们会想到皂角树上鸟儿们的生活；看到鸟儿们搭在树梢精致的窠，他们会想到自己家温暖的草屋；看到树上空的蓝天白云，日月星辰，我们会想到自己也正在像树一样，一步步去接近天空。无形中，皂角树用叶、花、果实，用这些世界上最具感染力的语言，完成了我们最初的教育启蒙。

如今，村口的大皂角树早已随着村庄的小区建设消失了踪影。可它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和气味却深植内心，而且异常顽固，如同扎根一样。仔细想一想，这可能是因为大皂角树是和一些人、一段生活联系在了一起，比如洗衣服的婶子大娘们，比如我的小伙伴，比如给我们讲故事的烟袋爷爷，比如皂角树下那些饶有情趣的乡村逸闻趣事……这也许就是我一想起故乡就会想起它的主要原因吧！



记忆深处

幸福“嗡嗡嗡”

□储乐佳

父爱如山，它寂静无声；父爱如水，它深不可测。父爱，尽管不似母爱一样时时温柔细腻，却在最不易觉察的时候，不知不觉渗透了生活……

我坐在父亲摩托车上的那些年，从出生持续到十八岁成人。听妈妈说，当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就依偎在妈妈怀里坐在爸爸的摩托车后座，我被裹得紧紧的，妈妈环住爸爸，听着车声“嗡嗡嗡”。我大概是扑闪着好奇的眼睛盯着那一棵棵迅速后移的树，打探着这世界，探索着神秘的自然……

后来上了幼儿园，我也开始记事了，那时候送我上学的是妈妈，爸爸总是早出晚归，伴着“嗡嗡嗡”的车声渐行渐远，每当我醒来时，车子已经走远。放学后又眼巴巴地盼着爸爸早点骑着小摩托车回家。那时候的我可不懂得大人们每天都在为谁操劳。

日复一日，稚嫩的我转眼就要上小学了。爸爸在家干农活，妈妈外出务工了，我离开了爸爸妈妈，也离开了熟悉的摩托车，开始跟着爷爷住，小学阶段一直是爷爷陪读的。于是我开始盼着周末的到来，盼到了周末，爸爸又骑着摩托车来接我和爷爷回家啦。“嗡嗡嗡”摩托车载着的三个人变成了爸爸、爷爷和我，我们又回大山啦！拐过那再熟悉不过的弯道，上了那还没到就能叫得出名字的陡坡，来来回回……夏天的烈日总是将我晒得漆黑，冬天里的寒风凛冽刺骨，虽然冻到瑟瑟发抖，可我，依然是被夹在中间保护的人……就这样，我又在摩托车上度过了七个春夏秋冬。

上中学了，因为各种原因，我变成



诗 歌

春天的脚步

□肖建华

我听到
月亮和星星交谈
关于五彩缤纷的憧憬
地下虫子的蠕动
残雪下，草芽喘息
清风吹响柳条的鞭哨
催促着解冻的流水
鸟儿的翅膀轻盈了许多
麦苗又长高了一寸
迎春花在雪地上，用花瓣

写出第一封寄往春天的情书

山谷，传出拔节的轰鸣
鱼儿喋喋，花儿吐蕊
阳光明媚，江山多情
爱神之箭，已在弦上
谁能阻挡这春天的脚步呢
该来时，她就悄悄地来了
春姑娘莞尔浅笑着
衣袂飘飘，步态轻盈……

春雪情思

□叶传芳

一场雪姗姗来迟
春寒料峭中
迎来银装素裹的世界
令多少人欣喜凝眸的春雪
落在暗香浮动的梅花之上
落在车水马龙、繁华的城市
落在与往昔不一样的乡村
照亮了门楣喜气的春联

花木在雪里悄悄萌芽
麦苗于雪中舒展绿色

雪飘飘，营造一个温柔素净的雪乡
雪亦飘在涓涓溪涧，化作清流叮咚
雪融化，涤荡尘埃
雪之后，红日东升
轻柔的春风将吹绿四野
紫燕将掠过山水，呢喃而归
岸畔的柳树，芽苞欲绽开
翠绿的柳丝将袅娜荡漾
草欲绿，花将红
一个红彤彤的春天
正在笑盈盈地向我们走来

女儿设计的台历（外一首）

□常敏

书桌上这本台历
是女儿设计的
精美小巧
瞬间给我的学习注入活力
翻开蓝色的封面
一帧帧美景美图
映入眼帘

不论是依山的楼宇庭院
还是环湖的亭台轩榭
都弥漫着鲜花的芬芳
一段段走心文案温暖心扉
不论是朝看鸟语花香
还是暮观五彩云霞
都怀揣着满满的幸福感
浏览着台历心有感慨
在时光串成的数字中
有满心的期待
也有预定的未来
数字的背面
隐去多少时间的磨炼
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你用执着的信念编织梦想
辛勤地耕耘每一天
我相信

每一个季节
收获不同的风景
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
都是光阴的打磨

清晨，走过小巷

每个露珠绽放的清晨
都要走过这条小巷
匆忙的脚步
和那些熟悉而陌生的人擦肩
不足百米的小路
扎满老馆子
烧饼油条，豆浆包子
满足孩子们的胃口
串串烧烤，煲汤砂锅
吸引上班族的味蕾
早春的寒意
没有阻挡人们前行的脚步
在冒着热气的蒸笼前
挤满了催促声
穿过来来往往叠加的脚步
我闻到了巷口
煎饼果子的香味



百姓记事

一次诗意聚餐

□张阔生

“大姑父，等过些日子春暖花开后，您和姑妈一定要带着我外公外婆到我们承包的家庭农场踏青、赏花噢。”2月8日是虎年初八，一大早我就收到妻子的大外甥女顺利返回江西后发来的微信邀请。

“先预告一下，届时光临我家农场踏青采风时，还得请您现场赋诗，不然就得罚酒三杯！”乖乖，看到最后一条留言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孩子还真把我当成家族“大文人”啦。

妻子的大外甥女一家四口是2月5日大年初五下午，从南方赶回蚌埠给外公外婆和两对姑姑、姑父拜年的。大外甥女两口子大学毕业后，很快结婚成家并着手创业，不长时间就筹划成立了一家农业公司，专门开展特色农副产品销售种植，几年下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为接待他们一家四口人登门拜年，我们在蚌埠的几个亲戚长辈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大家集体敲定了一份16菜2汤的“欢迎宴”菜谱，事先各自准备食材，依照菜谱各展厨艺，分别进行“煎炒烹炸”，终于在远道而来的几位客人风尘仆仆到达前，把各家精心加工制作的珍馐美味呈现在外公外婆家的大圆桌上！

当天下午6时许，在容纳十几人的转盘大圆桌周围，大家分别落座，我岳父当仁不让地高声宣布“开席”并发表“祝酒词”后，餐厅里霎时进入觥筹交错、其乐融融的热闹时刻。

大圆桌上摆的酒是外甥女夫妇俩提供的茅台系列酒，酱香四溢，入口绵柔，回味悠长，余香持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妻子的长嫂灵机一动：“古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咱们家的大姑父是‘文人’，不妨请他趁着酒兴现场赋诗一首，同意的请鼓掌！”没想到这个“鬼点子”立马得到众人积极响应。

“好，我就以‘茅台’为由占一首。”我站起身“溜溜”一口闷完一杯酒，脱口而出几句顺口溜——“阖家欢聚品茅台，滴滴香浓沾唇间，遥想当年太白醉，痛快畅饮胜似仙！”

“嗯，出口成章，好诗好诗！”妻子的长兄率先鼓掌，连声称赞。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妻子的大外甥女婿早已四两酒下肚，他借着酒劲儿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念了曹操《短歌行》里的几句诗后，冷不丁儿，又出了一个“鬼点子”：“请大姑父再接再厉，吟一首包含‘杜康’二字的小诗，如何？”

我想起30多年前当兵后，在连队节日会餐时第一次喝酒的往事。当时，我面对饭桌摆上的2瓶河南产的“杜康”牌高度白酒有些心动，一个战友见状极力怂恿我尝上一杯找找感觉。之后，经不住“文敬”、“武敬”加“罚敬”，两瓶“杜康”酒最后全被大伙儿灌到我们两三个战友的肚子里。我饭后吐得东倒西歪、倒头就睡，还耽误了次日清晨连队集合出操。

“好哇，诗来啦——犹忆当年饮杜康，少年岂知酒味香，推杯换盏乐开怀，翻江倒海睡梦长。”话音刚落，我爱人接上腔：“啊，这是你平生第一次醉生梦死的真实写照吧。”

“大嫂，你可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专生，你也来一首诗表达表达这几年不辞劳苦、任劳任怨，精心照看两个外孙的体会呗！”没想到，我的爱人竟对她大嫂使出“激将法”，苦劝了半天。“百事尽除去，唯余酒与诗”，大嫂一边苦笑、自嘲，一边翻看手机搜出了白居易的《春尽劝客酒》，不太流利地朗读一遍算是交了差：“……尝酒留过客，行茶使小娃，残杯劝不饮，留醉向谁家。”

“我帮大嫂规划一下今后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吧——人生得意须尽欢，愿化黄昏为朝阳，琴棋书画且为乐，复兴